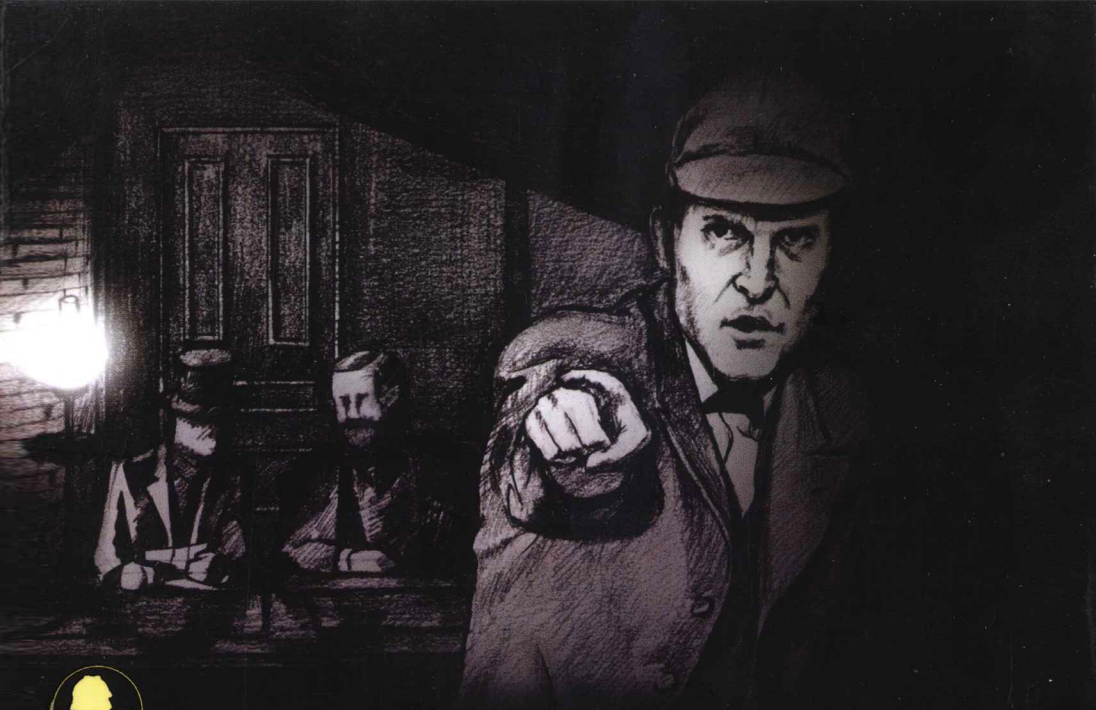




福尔摩斯归来探案集

# 绞刑架下的福尔摩斯

[英] 唐纳德·托马斯 著 张赤坚 译



群众出版社

# 绞刑架下的福尔摩斯

(英) 唐纳德·托马斯 著  
张赤坚 译

群众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绞刑架下的福尔摩斯 / (英) 唐纳德·托马斯著; 张赤坚译.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12. 9

(福尔摩斯归来探案集)

ISBN 978 - 7 - 5014 - 5025 - 1

I. ①绞… II. ①托…②张…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01748 号

**绞刑架下的福尔摩斯**

(英) 唐纳德·托马斯 著 张赤坚 译

---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

邮政编码: 10003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

版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

印 张: 8. 375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220 千字

印 数: 6000 册

---

书 号: ISBN 978 - 7 - 5014 - 5025 - 1

定 价: 28. 00 元

---

网 址: [www. qzchs. com](http://www.qzchs.com)

电子邮箱: [qzchs@163. com](mailto:qzchs@163.com)

---

营销中心电话: 010 - 83903254

读者服务部电话 (门市): 010 - 83903257

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网购、邮购): 010 - 83903253

文艺分社电话: 010 - 83903973

---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合同登记号：图字 01 - 2010 - 6994

绞刑架下的福尔摩斯

THE EXECUTION OF SHERLOCK HOLMES

---

Copyright © 2008 by Donald Thoma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Pegasus Book LLC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 目 录

|                 |     |
|-----------------|-----|
| 绞刑架下的福尔摩斯 ..... | 1   |
| 派森豪尔镇的谋杀案 ..... | 90  |
| 旅馆里的女仆 .....    | 151 |
| 星夜女皇钻石 .....    | 203 |



## 绞刑架下的福尔摩斯

### 引子：华生医生的回忆

在讲述这个故事之前，我必须首先提及在汉普斯特德的艾波多一案中死去的查尔斯·奥古斯特斯·米尔弗顿。听说过那个案子的人可能还记得后来发生的事。虽然米尔弗顿已经死去三年了，但这个恶棍阴魂不散，他对歇洛克·福尔摩斯的伤害甚至超过了摩里亚迪教授。

查尔斯·奥古斯特斯·米尔弗顿被我的朋友称为伦敦市的头号恶棍，此人比曾和我们打过交道的五十个杀人犯加在一起还令人可憎。福尔摩斯形容他是一条滑溜溜的毒蛇，眼睛里露着凶光，扁平的脑袋透着邪恶。他精于敲诈勒索，专门收买社会名流家里的那些靠不住的贴身佣人，并以此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哪怕你多么纯洁无瑕，只要稍有不慎，就会沾上污点。一封用词轻率的书信，即便只是短短的两行字，一旦落到米尔弗顿手里，足以使一个清白无辜的家庭彻底毁灭。



米尔弗顿破坏别人声誉的恶名曾见诸报端。记得福尔摩斯有一次指着《伦敦赛马报》上的一首两行诗给我看：

毒蛇攻击了米尔弗顿——结果如何？

被咬死的不是米尔弗顿，反倒是毒蛇。

我们的对手就是如此。正如福尔摩斯所形容的，在那张圆圆的笑脸下面，包藏着一颗最最冷酷的祸心。米尔弗顿善于采取威逼利诱的手段，将他的猎物一点点榨干。那些可怜牺牲品总以为再破费上一两回，自己就可平安无事，然而他们却从此被这个恶棍死死缠住，永远不得安宁，直到最后被搞得倾家荡产。在他的敲诈对象中，有两人被逼得走投无路，在家中饮弹自尽。

米尔弗顿最后的一次恶行，是向伊娃·布莱克维尔小姐勒索八千英镑。那是在布莱克维尔小姐准备和多弗尔考特伯爵结婚前不久的事情。一年前，这位年轻小姐曾经写过几封用词欠谨慎的信，这些信成了米尔弗顿敲诈勒索的筹码。信是写给一位乡绅的，记述了两人之间两小无猜的一段罗曼史。对布莱克维尔小姐来说，事情坏就坏在其中有些信件很容易被人打开，或将日期篡改，这样一来，那段“昔日温情”变成了她和多弗尔考特伯爵订婚之后仍在延续着的秘密恋情。信件是那位乡绅的一个品行不端的仆人，在金钱的诱惑之下，交到米尔弗顿手里的。米尔弗顿扬言，除非布莱克维尔小姐照他开出的数目拿出钱来，否则，多弗尔考特伯爵将会在他们结婚的一周前收到那些信件。他还大言不惭地说，自己从不食言，心慈手软只会毁掉他的声誉和事业。

如此恶劣的行径在常人看来几乎难以置信，但这的确是我亲眼所见。1899年1月，我目睹了米尔弗顿一边用他那只肥胖的小手系着脖子上的领带，一边嬉皮笑脸地对福尔摩斯说：“请你听明白了，亲爱的先生，如果那笔钱在14号之前没能付给我的话，



18 号的那场婚礼肯定将会泡汤。”

好一个大言不惭的无赖！他对自己选择的对象又是如此地了解！福尔摩斯想让他明白，不少新郎会对自己未婚妻的过去采取宽容的态度。可是，米尔弗顿在选择猎物时却总是独具慧眼，而且，他还十分善于把自己手里的那些不实之词和上流社会的绯闻联系起来，破坏男女之间的婚约。一年前，米尔弗顿用手上的几张珠宝收据和旅馆账单对亚历山大·多尔金上尉进行敲诈，遭到了上尉的拒绝。那些收据和账单表明，多尔金上尉很久以前曾和一名放荡的女人有过交往。结果，在上尉和尊贵的克莱门提娜·迈尔斯小姐婚礼的两天前，《晨报》上登出一则消息，公开声明婚礼取消。那些单据极具破坏性，从而使新娘无法宽恕新郎的行为。米尔弗顿还设法在波尔摩尔的一些上层俱乐部放出流言，让迈尔斯小姐的家人和社交圈子都知道，多尔金上尉十年前在大学里由于行为不检点而染上了一种令人难以启齿的疾病。在 1899 年的 1 月，伊娃·布莱克维尔小姐深知，如果她对米尔弗顿的要挟置若罔闻，社会上将会出现怎样的风言风语，从此再也不会有男人愿意娶她了。

当时，歇洛克·福尔摩斯很不情愿地出面，代表年轻的布莱克维尔小姐和那个恶棍打交道，答应将小姐的两千英镑积蓄全都给他。然而，米尔弗顿对此却嗤之以鼻，说他提出的数目是七千英镑，一分钱不能少，并且说，布莱克维尔小姐只需将她祖母传给她的首饰用假货换掉，便可轻而易举地把剩下的那五千英镑补上。福尔摩斯警告小姐，这样做只会使那个卑劣的家伙变本加厉，将来，只要她钱包里还有一个便士，敲诈勒索就不会终止。这一次，我和福尔摩斯做出了一项艰难的决定：为了维护正义，有必要采取非法的手段。妥协是没有出路的，要想摘掉这颗毒



瘤，只有一个办法。

一星期之后，在一个寒风凛冽的冬夜，我们动身前往汉普斯特德，随身携带了一套福尔摩斯称之为“最最顶尖的”撬锁工具。我们摸着黑，穿过花园里的一大片月桂树丛。此刻，夜已深沉，估计米尔弗顿早就上床睡觉了。我们没用多长时间就找到了一处容易进入的地方。福尔摩斯用一把金刚钻玻璃刀轻轻划开花房门的一扇玻璃，从里面打开锁后，同我进入了客厅。我们头上戴着黑面罩，活像两个贫民区里的抢劫犯。里面的书房里炉火很旺，为福尔摩斯提供了足够的光线去对付那个高大的绿色保险箱，完全不需要开灯。

福尔摩斯在撬锁时通常不会留下任何痕迹。他拿出工具，开始对那个旧式的保险箱动手，像一名外科医生一样，动作娴熟、精准。他的手虽然纤细，但却十分有力，堪比一名训练有素的工匠。二十分钟之后，锁“咔”的一声开了。福尔摩斯将保险箱的门打开，见里面放着十几个袋子，像律师的文件夹一样，每个外面都贴着标签，并用粉红色的带子捆扎起来。就在这时，房子后面传来开门声，接着，有脚步声朝这个方向来了。福尔摩斯赶紧将保险箱的门掩上，随后，我们两人躲到了长长的丝绒窗帘后面。里面的房门开了，随着电灯开关“啪”的一声，房间里顿时一片刺眼的灯光。

我们可以透过窗帘的缝隙看到米尔弗顿！他穿着那件深红色的夹克，坐在红皮椅上，一只手夹着雪茄烟，另一只手拿着一份文件。他眼睛盯在文件上，丝毫没有察觉到我们的存在。他那宽大的后脑勺刚好对着我们，头发灰白，脑袋顶上已经秃了。

我心想，这时只需用福尔摩斯的那只铁棍，照他的脑壳轻轻一击，就可以毫不费力地除掉这个装腔作势的无赖。可是，我们



此行的初衷并不是想要干掉他。我不知道还要在窗帘后面站多久，但我注意到，米尔弗顿开始不停地看手表，显得有些不耐烦了。

显然，他是在期待着什么，或是在等什么人。

又过了一会儿，走廊里传来了脚步声，随后，外面有人轻轻地叩门。

米尔弗顿站起身，走过去把门打开。

由于距离较远，他们的谈话我听不大清，只听出这位深夜访客是个女人。

他们俩进来之后，我听到米尔弗顿的声音：“你迟到了半个小时！把我的好梦搅和了！”接下来的话听起来更清楚些：“伯爵夫人如此无情无义，你可要抓住这个机会好好报复她一下。你手里真的有五封足以使艾尔波特伯爵夫人名誉扫地的信吗？只要你肯卖，我就肯买，我们只需把价钱谈妥就行了。”

说话间，两个人都进了书房。

女人身材苗条，棕色皮肤，脸上戴着面罩，颈上围着披巾。

米尔弗顿又说：“当然啦，我要验证一下那几封信。”

女人这时背对着我们，我见她撩起面罩，摘下披肩。

米尔弗顿看着她，先是吃了一惊，然后又像是要笑出来的样子。

“天哪！原来是你！”米尔弗顿显然并不害怕。

“是我！你毁了我的一生！”她的声音十分平静，“我的丈夫的心碎了，他自杀了！”

“是你太固执了。”米尔弗顿说话时语气轻柔，像是在哄孩子。“我出的价钱你付得起，可你就是不听我的。”紧接着，他的脸色一下子变了，仿佛看到了某种意外情况。“我警告你，我只



要一喊，我的手下人马上就会把你抓起来！”

那个女人略微侧了侧身，我似乎在她薄薄的嘴唇上看到了淡淡的一笑。

接下来，“啪”的一声，声音不大，就像断裂的干树枝。米尔弗顿目光呆滞，身体僵直，仿佛变成了一具石像，但却仍未倒下。

接着又是一下清脆的声响，女人伸直了手臂，露出一支银色袖珍手枪，枪口离米尔弗顿的衬衫前襟只有不到两寸的距离。女人又连续开了两枪。

米尔弗顿呆立了片刻，仿佛枪弹对他没起任何作用，但随即便一头扑倒在桌子上，喉咙里发出几声干咳，两手颤抖着抓着桌上的文件。“你要了我的命！”他吃力地喘息了几下，然后颓然倒下，一动不动了。

女人把手枪丢在地上，急速跑进漆黑的走廊。

福尔摩斯立刻从窗帘后面出来，用钥匙把里面的房门打开。

这时，外面传来一阵嘈杂声。

福尔摩斯一言不发，迅速打开保险箱的门，把里面的几包文件抱起来，分两三批丢进了壁炉里。顿时，火苗蹿得老高，很快便将那些文件吞噬了。

接着，福尔摩斯拾起地上的那把银色的左轮手枪，说：“这东西也许有用，华生。但愿里面还剩下两发子弹。”

我们忙朝院子的围墙跑过去。当我俩在草坪上奔跑时，房子里许多房间的灯开了，一道道亮光从玻璃窗中射出来，把我们照得一清二楚。

后面追赶的人越来越近，就在我跳上围墙时，有人拽住了我的脚踝，差一点儿把我拉下去，幸亏福尔摩斯及时用那支小手枪



朝那些人头顶上放了两枪，使他们不得不卧倒在地，我才得以脱身。

翻过围墙后，我们又摸黑在汉普斯特德的荒野中跑了两里地，这才终于摆脱了追兵。

此时，我仍不知道那名漂亮的杀手究竟是谁，不过，几天之后，福尔摩斯在牛津街的一个摄影家作品展的一张照片里认出了她。那次展览的照片都是上一年伦敦的名媛佳丽。至于那支银色左轮手枪，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当我问福尔摩斯时，他说：“那天我翻过墙头之后就把它扔了。枪里面已经没有子弹了。”

“也许枪会被人发现呢！”我不以为然地说。

“那倒好了，我的老伙计。你难道不明白吗？那位夫人为社会除去了这条毒蛇，自己也因此身处险境。她慌乱之中把枪丢在地上，这是一大失误。那把枪无疑是凶器，如果追到她身上，很可能使她终身难逃法律的制裁或黑社会的追杀。不过现在她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她吃了那么多苦头，理应得到这份安宁。人们很难想象她会是那两个翻过六英尺的围墙后，从荒野中跑掉的人当中的一个。”

“这样一来，歹徒也许会通过那支手枪找到你的头上呢。”我说。

“我倒希望如此呢。”福尔摩斯边说边用一根长长的纸捻儿点燃了烟斗。“我正等着他们来呢！”

福尔摩斯向来都是这样无所畏惧，不过，我们将会看到，这一次他将为付出极大的代价。



## 福尔摩斯的失踪

转眼之间，汉普斯特德的那个寒风凛冽的冬夜已经过去三年，我也早就以为有关查尔斯·奥古斯特斯·米尔弗顿的事将永远被人遗忘。然而，我却大错特错了！

生活中最可怕的事莫过于你最亲密的人——同伴、丈夫、妻子、孩子——像往常一样走出家门，却从此一去不返。而且最糟糕的是，你再也听不到有关此人的任何消息。他是死是伤？是精神恍惚，还是主动出走？你完全不得而知。1902年的那个春天的早晨，我甚至都没有看到福尔摩斯从我们贝克街的家中出去，我只是听到了他下台阶时的脚步声，还听到了他向哈德森夫人道别。

那天晚上，福尔摩斯没有回家。他办理要案时，常常会神秘地失踪几天，对此，我早就习以为常了。那些日子，我们正忙着调查“骑车的裸者”一案，这是发生在莫特场的一件离奇古怪的凶杀案。不过，那件案子并没有理由使福尔摩斯如此神秘地离家出走。

我像往常一样，耐心等待着。几天之后，我开始每天早晨查看《晨报》上的个人广告栏。在此类特殊情况下，我们通常采用这样的方式取得联系。广告的意思只有我们两个人能读懂，其他的人看到同样的内容，却不知所云。这些广告都是由“注意”这两个字开始的，表面上看，似乎登广告的人故弄玄虚，想让自己的产品或服务与众不同。“注意”这两个字使我们的广告有别于其他广告。

我们的联络信号都是以“罗兰斯椅罩布”开始的。举例来



说，福尔摩斯突然去了伦敦的某个隐秘地点，想通知我前去见他，那么，在这条椅罩布的广告之后，第二条标有“注意”的广告将会登出某个城市或国家的名字，比如说，“伦敦上等烟草，每盎司三便士”。当天的广告栏传达的消息到此为止，我从中知道他在伦敦。第二天，在“注意”的后面，也许会加上这样一条广告：“西秀波迈尔亚特兰大酒店提供优惠价格。”我已经知道了他在伦敦，接下来要做的只是把第二条广告字母的数目加起来，一共是六十个。然后，我从我们那本伦敦地图册中找出首都分区地图的第六十页。使用过这本地图册的人都知道，第六十页地图涵盖的地区南起派丁顿的海德公园，北到里金斯公园河道；由西向东是从贝斯瓦特的切普斯特区到玛丽勒邦的赛摩区。广告栏的下面也许会有另一条带“注意”标志的广告：“比斯特公司制作的汤罐头味道鲜美！”就这样，我们的联络到此结束。最后这条广告中共有四个单词，每个单词由五个字母组成，于是，我便得出了  $5 + 5 + 5 + 5$  这样的一组数据。

我和福尔摩斯早就在每张地图上画了相同的一百条线，刚才的那个  $5 + 5 + 5 + 5$  代表着  $55 \times 55$ 。有了这个信息，我就可以在那张第六十页分区地图上沿着横向和纵向分别画出两条线，然后，借助一把直尺，我会发现这两条线相交的地方刚好是在斯普林街的西侧，靠近派丁顿火车站的位置。在这份宝贵的地图册上，你可以找到每一栋房子的位置，尽管它们还不到一毫米。总而言之，根据以上信息，我会得知福尔摩斯是在派丁顿区斯普林街8号。这样，我就可以马上去找他了。

这种秘密联系方式是外人根本无法破获的，它不仅能找到某个特定的地点，还可以提供各种有用的信息。不过，说实在的，我们极少用到这种方式。当时，我已经和福尔摩斯搭档了十多



年，读者肯定会觉得，我们对各种意外情况早已有了应对计划。可是，在那个毁灭性的春天里，这场从天而降的灾难，使人完全无法预料。时间一天天过去了，但《晨报》的个人广告栏里并没有登出任何信息。

一个星期、十天、两个星期……我各处打探消息，查遍了因溺水、车祸、凶杀、自杀等不同原因死亡者的名单，并且寻访了拉姆贝斯、圣·潘克拉斯、切尔西等地的停尸所，但没能打听到任何结果。福尔摩斯有吸食鸦片的毛病，对此我以前颇不以为然，但这次我却硬着头皮跑到莱姆豪斯和沙德维尔码头边，到那些瘾君子时常光顾的阁楼或地窖里去找寻。此外，我还向我们在苏格兰场的朋友透露了自己的担忧，说福尔摩斯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然而，拉斯特雷德和格里格森却是一笑置之，他们怀疑福尔摩斯又在“玩儿那套老把戏”。毕竟，仅凭我的一句话，他们又能做些什么呢？不过，我却并不认为他这次是在“玩儿那套老把戏”。

如果各位读者看过我有关福尔摩斯和摩利亚迪教授 1891 年的那次最后的交手的叙述，知道他们在雷肯巴赫瀑布边上的打斗，以及最后两人一起跌入滚滚漩涡中的故事，你们也许会记得，在那件事发生的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之前，就已经先有预兆了。那些日子里，福尔摩斯进屋之后总要把百叶窗关上，似乎是在防备杀手的子弹。他还说：“当危险降临时，如果你漠视它的存在，这与其说是勇敢，不如说是愚蠢。”他一反常态，完全失去了通常的那种自信，甚至使我当时怀疑他是否生病了。在那段时间里，他的脸色更加苍白，身体愈发消瘦。

后来，福尔摩斯曾在同一天里三次遇险。早晨，他从家里走到本庭克街和维尔贝克街的拐角处，就在这短短的一段路上，一



辆两匹马拉的货车向他全速驶来，幸亏他在最后的瞬间跳上了人行道，否则就没命了。出事后还不到一个小时，他又遇到了一件更险的事：一块巨大的砖石从房顶直落下来，刚好砸在他的脚前。我们找来了警察，但他们却认为，那位马车夫只不过是过于莽撞而已，至于那块砖石，他们说原本是堆在上面准备修房顶用的，结果被风吹了下来。就在当天晚上，在一条漆黑的街道里，有人直接出来向福尔摩斯索命。一名暴徒手持大棒向他头顶袭来，结果反倒被福尔摩斯打晕之后交给了警察。

相比之下，此类事件这一次却完全没有发生。当时，我这位朋友仍在忙着调查莫特场的那起谋杀案，而这件事并没有理由使他成为谋杀对象。不过此前，当福尔摩斯受到威胁时，他曾说过，在一些表面看来似乎毫不相干的罪案后面，隐藏着更加险恶的犯罪集团。他把它称做“一股专门跟法律作对、包庇坏人的隐秘而有组织的邪恶势力”。这股邪恶势力的头子定然会不顾一切地置福尔摩斯于死地。福尔摩斯曾说，在一些已经被他破获的案件中（包括一些他并未亲自参与的案件），他都能感觉到这股势力的存在。当摩利亚迪教授的真面目被揭穿时，福尔摩斯最初以为他终于把这股势力的魔头斩断了，然而，就像神话中的九头蛇一样，蛇头被砍断之后，还会再长出来。

摩利亚迪已经死了，这是毫无疑问的。我现在怀疑的是其他一些同样希望置福尔摩斯于死地的人。此外，还有不少人，他们虽然已经为自己的罪恶付出了性命的代价，但这些人的同伙还在，他们也同样乐于看到福尔摩斯遭殃。就在最近，由于福尔摩斯的努力，布鲁斯·巴庭顿潜艇计划一案中的国际间谍雨果·奥博斯坦被判了十五年徒刑。福尔摩斯还保护了一些人，并为他们澄清了罪名。这些人除掉了红圈党的头目、素有意大利南部杀人



魔王之称的乔吉亚尼。现在，虽然奥博斯坦仍在狱中，乔吉亚尼也已经不在人世，但他们俩一个有外国势力的支持，另一个有黑帮团伙扬言要为他复仇。在这种情况下，我当时脑子里确实没有想到查尔斯·奥古斯特斯·米尔弗顿这个人。

三个星期过去了。有一个人我尚未找过，但是现在，我不得不去把我所担心的事向他讲明。此人就是帕摩尔和迪奥根尼斯俱乐部的麦克劳夫特·福尔摩斯，英国政府的首席部门协调顾问。我必须把福尔摩斯失踪的事告诉他。“他不仅仅是英国政府的顾问，”歇洛克·福尔摩斯有一次对我说，“在某些时候，他本人就代表英国政府。”不过即便如此，我很难想象麦克劳夫特这个当哥哥的此刻能够有何作为。虽然我内心不愿承认，但经过了几个星期的等待，我的直觉告诉我，我将再也见不到福尔摩斯，这位我心目中绝顶聪明、正直的好人了。

如果各位耐心地把下面的故事读完的话，你们将会发现我的直觉并不准确。至于我是在何种情形下与他重逢的，则另当别论。总之，那时的福尔摩斯真可谓是劫后余生。读者还将明白，这个故事为何没有早些公布于众。即便是现在，我有时仍在怀疑，自己是否应该把那些笔记和证据全部销毁，使此事永不为世人所知。但在我耳边常常响起福尔摩斯说过的话：“如果你诚实守信的话，华生，你一定要把这件事作为我失败的例子记录下来。”

然而我却认为，这件事情在后人的眼中，很可能会成为福尔摩斯整个侦探生涯中最成功的案例。

### 秘密法庭

“威廉·歇洛克·福尔摩斯！你被指控于1899年1月6日，